

冊五

書名 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
 撰者 清 陳森 撰
 卷 冊五
 內容分類 集-小說-章回小說-煙粉
 索書號 雙紅堂-小說-62
 編號 D8664900

品花寶鑑

第一回

史南湘製譜選名花

梅子玉聞香驚絕豔

京師演戲之盛。甲于天下。地當尺五天邊。處處歌臺舞榭。

人在大千隊裡。時時醉月評花。真乃說不盡的繁華。描不

盡的態。一時聞聞見見。怪怪奇奇。事不出于理之所無。

人于情之所有。遂以遊戲之筆。摹寫遊戲之人。而游

戲。最難得者。幾箇川情守禮之君子。與幾箇潔身自

彩色畫頁1
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: D8664900
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: 雙紅堂-小說-62
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
 版權所有: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
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



品花寶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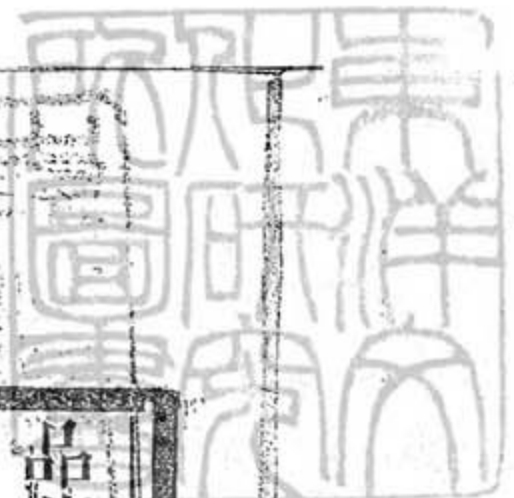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回

K2982

(5)



双紅堂
小説
62(5)



科2982

品花寶鑑

第十三回

兩心巧印巨眼深情

一味歪纏淫魔色鬼



六風品

八感春

話說仲清激怒春航之後。即將王恂所備之百金。送至高品處。為春航薪水之費。春航悶坐了兩日。米煤催逼。告貸無門。經高品款留。只得暫時寄食。一日用了飯。高品拜客去了。春航即到戲園來。一心想著蘇蕙芳。又沒有錢聽戲。只好站在戲園門口。候著那蕙芳出進。將到開戲時候。果

然見蕙芳坐了車到門口下來。偏偏有一羣人進來看戲。一擠把春航擠在背後。卻彼此不能照面。春航心裏甚恨。急把身子擠出來。蕙芳已進去了。只得歎歎的不動。候他出來。卻又看見了許多上等相公。與蕙芳不分高下。春航想道。不料聯錦班內。有這些好相公。果然名不虛傳。足足候了三箇多時辰。始見蕙芳低著頭出來。前面兩箇美少年。服飾輝煌。兩箇跟班。夾著墊子。抱著衣包。同蕙芳上車去了。春航知蕙芳沒有見他。鬱鬱的走回來。過了一宵。

日又到戲園門口。候了一天。卻沒有會見。此日便爲虛度。嗟嘆不已。蓋春航執迷已久。一時難悟。天天去尋聯錦班。候著蕙芳。一連十餘日。蕙芳卻也看見。前次跌在泥裏的人。每逢上車下車之時。總站在戲園門口。如醉如癡。目不轉睛的看他。心裏十分詫異。因細看他的相貌。恰神清骨秀。風雅宜人。面目雖帶幾分憔悴。而珊珊玉骨。情韻盎然。蕙芳心上。已明知此人爲他而來。也未免有情。屢以秋波相贈。春航便喜得眉飛色舞。每日跟了蕙芳的車。直送到

吉祥胡同。蕙芳寓處門外徘徊良久始去。一日春航好運到了。也是各人的緣分。正跟著蕙芳的車。蕙芳留神看見。便起了幾分憐念的心腸。一進了門。便叫跟班的請他進來。跟班的出去。瞧了春航兩眼道。老爺是尋我們相公的。我們相公叫請老爺裏面喫茶呢。春航喜出望外。倒立定了走不進去。跟班的又請了一遍。春航終是羞羞澀澀的。不好意思。忽見裏面又有人出來。說請那一位跟著車走的老爺進去。春航只得整一整衣裳。隨了跟班的進了大

門。便是一箇院落兩邊扎著兩重細巧籬笆。此時二月下旬。正值百花齊放。滿院的嫣紅姹紫。穠豔芬芳。上面小小三間客廳。也有鐘鼎琴書。十分精雅。不多一刻。蘇蕙芳出來。穿一副素色珍珠皮衣服。上前來請安。春航卽一把拉住了手。卻是柔荑一握。春筍纖纖。二人並立了。差不多高。原來蕙芳也十七歲了。蕙芳對著春航笑道。天天見面。尙未知貴籍大名。前日辱在泥塗。深感盛情。原宥。至屢蒙青眼。實幸及三生。春航心上十分詫異道。吐屬之雅。善於詞

令便道。自覩芳容。便縈寤寐。鄙懷欽慕。祇可盟心。乃不加
訶譴。反蒙見招。正是巨眼深情。使我田湘帆。沒齒不忘。遂
將籍貫姓氏。一一說明。又道些思慕的話。便你看我我看
你。相對無言了一會。蕙芳卽讓春航進內。走出了客廳。從
西邊籬笆內進去。一箇小院子。是一並五間。東邊隔一間
是客房。預備著不速之客的臥處。中間空著兩間。作小書
廳。西邊兩間套房。是蕙芳的臥榻。春航先在中間。匠上坐
下。見上面掛著八幅仇十洲工筆羣仙高會圖。兩邊盡是

南木嵌玻璃窗。地下鋪著三藍絨毯子。卻是一塵不染的。
略坐一坐。蕙芳卽引進西邊套房。中間隔著一重紅木冰
梅花樣的落地罩。外間擺著兩箇小書架。一箇多寶廚。上
面一張小木匠。米色小泥繡花的鋪墊。匠几上供著一箇
粉定窰長方磁盆。開著五六箭素心蘭。正面掛著六幅金
牋的小楷。卻是一人一幅。寫得停勻娟秀。一幅是度香主
人。一幅是靜宜逸士。一幅是竹君詞客。一幅是劍潭山人。
一幅是前舟外吏。一幅是庸菴居士。像是幾首和韻七律。

詩再看上款。是媚香屬和長河修禊七律六章。原韻春航心裏更加起敬。想道。原來他會作詩。便問道。這是和你的原韻。想必詩學是極淵深的。蕙芳笑道。草草塗鴉。不過轉幾句白話罷了。會作什麼詩。春航道。原唱呢。為何不寫出來。蕙芳道。去年袁寶珠替我寫了一幅。人家拿去看。遺失了。春航再將蕙芳細細的看了一看。又道。我看你舉止清高。吐屬閒雅。絕不類優伶中人。你是幾時到京來學戲的。蕙芳臉上便有愧色。嘆了一口氣道。問我的出身。原也是

清白人家。父親也曾作過官。春航立起來道。失敬了。我原說不像小家出身。但你為何要學這箇行業呢。蕙芳便眼圈紅起來道。請坐了好說。春航坐下。蕙芳道。我小時隨宦雲南。八歲上母親死了。到十二歲。父親被上司叅劾。一氣成病。不到一月即故。本來兩袖清風。毫無私蓄。就有些須囊橐。都被幾箇親戚長隨。豆分瓜剖的去了。單賸了一箇老家人。與我在雲南住了一年多。可憐舉目無親。那些勢利場中。誰肯照拂。全仗老家人肩挑步擔。過活實在支持。

不下去了。只得同老家人回家。路上又喫盡了千辛萬苦。走了一年零兩月。纔到蘇州。只落得蔓草荒煙。桑田滄海。親鄰冷眼。袖手旁觀。一枝之借。一飯之餐。竟不可得。在廟裏住了幾天。訪得一箇親戚。在直隸作幕。又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。搭了糧船進來。先上了保定。到那親戚的住處。一詢。誰知他鬧了一件事。已經發配口外去了。他的家眷。也不知流落何處。你說這命運低不低。春航道。山窮水盡。疑無路。以後便怎樣呢。蕙芳道。我們在保定作什麼。便想

到京來尋一條生路。可可走到前門外。卽遇見一箇好人。是同鄉。又是我的蒙師。顧先生。他是箇秀才。見了我們這般狼狽的光景。他便拉了我們到他寓處。前前後後。問了一番。你說我這先生。在京裏作什麼。春航道。自然處館了。蕙芳道。他卻不處館。他的行爲。到有些像你。到今年也纔二十七歲。他進京來。便天天聽戲。錢都聽完了。戲卻聽會了。認識了許多的相公。遂作了教戲的師傅。遇著那年鄉試不中。他便燒了那些文章。入了聯錦班。作了小生。春航

道。這到是達人所爲。毫無拘泥。蕙芳道。他收留了我們。遇著空閑時。便教我讀書寫字。并講究些詩詞。我們安安穩穩的住了。只可憐我那老家人。路上受了風霜。心內又愁悶。進了京。就病了兩月。死了。那時我更覺形單影隻。進退維谷。只好依著先生爲命。直到前年春間。先生苦勸我學戲。我起初不願。後來思想也無路可走。只得依了先生。學了幾齣。漸漸的日積月累。久而自化。我那先生最好吟詩。每製一詩。必講給我聽。教我學作。不過不通就是了。自

已卻也高興起來。誰知薄命不辰。深恩未報。先生去年夏間。又染時症。物故。熒熒獨立。顧影自憐。說到此。便哽咽起來。春航聽了。也著實傷心。便道。五年中。星移物換。倒嘗了。多少世態。又安慰了幾句。喫了兩杯茶。蕙芳便問春航道。你既好聽戲。於各班中。可曾賞識幾箇腳色麼。春航笑道。我是重色而輕藝。於戲文全不講究。腳色高低。也不懂得。惟取其有姿色者。視爲至寶。起初孟浪。眼界未清。一遇冶容。便爲傾國。及瞻仰玉顏。纔覺妙住菩薩。現蓮花寶座內。

非下界凡人所得彷彿。前此真如王右軍學衛夫人書。徒費歲月耳。慚悔無盡。蕙芳聽了春航幾句話。已有一半傾心。目視春航。好一會不言語。便又笑道。你訴以有姿色的爲至寶。但不知所寶在那一樣。春航便站起來。高興得手舞足蹈。滿面添花的道。媚香你是解人。你試猜一猜。蕙芳便紅著臉道。我不會猜。春航道。我也不爲別的。蕙芳便正色問道。你爲什麼。春航道。只要姿色好。情性好。我就爲他死也情願。蕙芳道。人家好干你什麼事。要爲他死。你且說。

那可寶處。春航道。你聽我說。我輩作客數千里外。除了二三知己外。尙有四等好友。得之最難。卽得了。又常有美中不足的不好處。就說可寶。也不能說他是至寶。蕙芳道。奇談什麼。四等的好友。定要請教。春航道。第一是好天。夕陽明月。微雨清風。輕煙晴雪。卽一人獨坐。亦足心曠神怡。感春秋之佳日。對景物而留連。或曠野。或亭院。修竹疎花。桐陰柳下。閒吟徐步。領略芳辰。令人忘俗。蕙芳點頭道。不錯。真是好的。第二想必是好地了。春航道。是的一邱一壑。山

水清幽。卻好移步換形。引入入勝。第三是好書。要不著一死句。不著一閒筆。便令人探索不盡。蕙芳也點點頭。春航道。第四便是性靈中發出來的幾首好詩。也不必執定抱杜尊韓。有一句兩句。能道人所不能道者。便可與古人爭勝。蕙芳道是極。你真是箇風雅通人。春航道。此四友是好的了。然也有不能全好處。好天一月能有幾回。往往有上半天好。下半年變起來。便把上半天也改壞了。到人意闌珊。便怕風怕雨。不敢久留好地。一省能有幾處。有必須

徒步始通的地方。或險仄。或幽阻。沙石荆棘。十里八里的遠。便令人困乏起來。往往知其好處。而不願遊覽。卽如書除了家弦戶誦幾部外。雖浩如煙海。究竟灾梨禍棗的居多。就有翻陳出新處。又是各人的手筆。亦不能盡合人意。至於詩之一道。小而難工。也有初成時如練金。再吟時同嚼蠟。反悔輕易落筆。此四友得之旣難。得之而欲其全好。則更難。所以說他是寶。也不能說他是至寶。只有你們貴行中人。便是四友外。一箇盡美盡善的寶友。蕙芳笑道。寶

友二字甚奇。我們並不知自己已有可寶處。春航道。玉軟香
溫。花濃雪豔。是爲寶色。環肥燕瘦。肉膩骨香。是爲寶體。明
眸善睐。巧笑工顰。是爲寶容。千嬌側聚。百媚橫生。是爲寶
態。憨啼吸露。嬌語嗔花。是爲寶情。珠鈿刻翠。金珮飛霞。是
爲寶妝。再益以清歌妙舞。檀板金尊。宛轉關生。輕盈欲墮。
則又謂之寶藝。寶人。蕙芳道。你這番議論。原也極是。但有
些太高太過處。蕙芳口裏雖如此說。心裏著實感激春航。
不免流波低盼。粉靨嬌融。把春航細細的打量。越看越看。

出好處來。眼中把那些富貴王孫。風流公子。盡壓下去了。
春航道。茶煙琴韻。風雨雞鳴。思我故人。寸心千里。若非素
心晨夕。何以言歡。而蕭寺羈愁。殘燈寂寞。又安得有二三
知己。共耐淒涼。惟有你們這些好相公。一語半言。沁入心
骨。遂令轉百鍊鋼。爲繞指柔。再如你這樣天仙化人。就使
可望而不可卽。使我學善才之見觀音。一步一拜。也都願
意。何敢尙有他望。蕙芳聽了。便止不住流下淚來。便道。你
的心我知道了。不用說了。你且把到京以來。近日的光景。

說給我聽。春航就細細把去冬至今說了一偏。蕙芳又笑起來道：你真是一片癡情。十分妄想，卻又難爲你這兩條腿。天天的跑，又站在戲園門口不動。春航道：若不是你，便請我也請不來。蕙芳一笑出去，隨叫人拿進幾樣水菓，幾樣菜，兩壺酒，讓春航小酌。春航也不推辭，二人就在花梨四仙桌上對酌，各自吐了些肺腑。此時蕙芳心裏已是十分貼切，全沒有半點勢利心腸。當下喫畢了飯，又讓到裏邊屋裏坐了一坐，便分咐跟班的，叫外面套車送田老爺。

回寓。蕙芳挽住了春航的手道：今日訂交，此生勿負我。蘇蕙芳如有虛言，有如皎日。你以後不必出來，我非早卽晚。天天來看你一次，你須自己保重，努力前程，幸勿爲我輩喪名。使外人物議。春航聽了，轉愛爲敬，直感入骨髓。也流下淚來，兩人相視，嗚咽了一會。唯有那些跟班及使喚的人，不解其意，以爲怪事。一頭說一頭走出來，送了春航上車。又叮囑了幾句。春航一直回寓不題。這邊蕙芳也就睡了。卻細細把春航的說話記了一偏，又把他的光景想了。

多時到睡了時。就見春航在面前。變了華冠麗服。儀容嚴肅的相貌。令人生畏。又變了一箇中年的人。穿著一品服飾。恍恍惚惚。作了一夜亂夢。到明日早上。就起得遲了。已有飯時。纔洗了臉。喫了點心。跟班的進來道。外面有客。蕙芳問道。是誰跟班的。道是伏虎橋張老爺。同著開起盛銀號的潘三爺。蕙芳只得穿了衣服。出來見了。原來這張老爺。就是張仲雨。這潘老爺。叫潘其觀。是本京富翁。有百萬家財。開了三箇銀號。兩箇當舖。又贏了一箇香料鋪。也捐

一箇六品職銜。原籍山西。在京已住了兩代。爲人鄙吝齷齪。刻薄頑蠢。又是箇色鬼。水陸並行。晝夜不倦。卻有一箇好處。是箇怕老婆的。都元帥。此刻他續娶的媳婦。倒有八九分姿色。就是性情悍妒異常。他雖不喜歡這潘三。但又不許他外邊胡鬧。如逢潘三。一夜不歸。他便坐了車。領著人各處窰子裏搜尋。搜著了。開箇落花流水。潘三無計可施。近生了箇收買變童之念。在各班中留心物色。看中了蘇蕙芳。今日拉了張仲雨來。要替他說合。仲雨想這蕙芳

人品高雅。未必肯跟潘其觀。就支支吾吾。不願作成。經其觀再三懇求。許以金帛重謝。只得同來。見景生情罷了。來到蕙芳家內坐下。說了些閒話。你看這潘其觀。怎生模樣。五短身材。一箇醬色圓臉。一嘴豬棕似的黃鬚毛。有四十多歲年紀。生得凸肚躑臀。俗而且臭。穿了一身青細綿衣。戴一頂鑲絨便帽。拖條小貂尾。腳下穿一雙青緞鞵。灰色鑲鞋。胸前衣衿上掛著一枝短煙袋。露出半箇綠皮煙荷包。淡黃眼珠。紅絲纏滿。笑迷嘻的。低聲下氣。裝出許多謙

溫樣子。蕙芳無奈。只得坐下陪著張仲雨。看著蕙芳。卻像要說話。又不說的光景。蕙芳低了頭。一回站起來。到窗前看那盆內種的蘭花。心上卻憶著田春航。又不好回他們出去。無精打彩的。坐立不安。那潘其觀坐著不動。也不開口。眼睛只注著蕙芳。張仲雨道。咱們也不必找地方。就在這裏擺箇酒兒。隨便弄兩樣菜。不好麼。潘其觀道。很好。家裏又清淨。蕙芳道。好是好。我今日不能久陪。二位不要挑。姑蘇會館有戲。第二齣就是我的戲。潘其觀道。那不要緊。

不去亦使得。蕙芳道：「那倒不能不去的。」潘其觀道：「你又沒有師傅，還怕什麼？這樣紅人兒，怕得罪誰？」蕙芳不語，只得叫跟班的快備酒來。不多一會，擺上了酒菜。蕙芳讓坐。潘其觀推仰雨坐了首席，先飲了幾杯酒。潘其觀便絮絮叨叨，肉肉麻麻的說不斷。蕙芳好不厭煩，便心生一計，假獻殷勤，站起來敬了幾杯酒，搥了幾回拳。心裏想灌醉了他，就好走路。那曉得潘其觀最會開酒，越喝越不醉。酒下了肚，嘴裏就沒有好話，便伸出那又短又肥挺硬的那隻手

來，攙住了蕙芳的手道：「好孩子，怎麼你總不去瞧瞧我？我狠想你。每見了你的戲，晚上就做夢，倒親親熱熱的長在一塊兒。頑醒了，便覺得困乏。你真害死我了。我又沒有兒子，要這一分大家財作什麼？你與我做箇乾兒了。咱們爺兒兩天天的樂不好嗎？蕙芳聽了，幾乎氣得哭出來。眼睛一紅，心裏想道：「這奴才也不想想自己身分，這等可惡。待我賺他賺，便忍住了氣，裝作笑容道：「三爺盡說瞎話。我這樣蠢孩子，那裏巴結得上。我見你天天聽戲，也不把眼睛

梢瞧瞧我也沒有喊過一聲好。今日在張老爺面前撒謊。盡賺人幾句話說得潘其觀骨頭沒有四兩重了。張仲雨心上詫異。暗想道。這也奇了。不料蘇蕙芳倒喜歡潘其觀。難道錢可通神。我的財運來了。好發他一注大財。即便轉趣道。潘三爺真箇逢人就說你好。贊你的相貌。贊你的性情。才技。沒有一天不說兩回。常說道。只要你們有心向他。他就拿箇銀號給你。卽向潘其觀道。這話不是你親口說的麼。其觀點點頭。蕙芳笑道。你有幾箇銀號。一箇相公給。

一箇。京城裏有幾百箇相公。難道你有幾百箇銀號不成。潘其觀道。別人要想我一箇大錢。也不能。只要你肯。我什麼都肯。蕙芳心裏已有了主意。對著潘其觀把眼一睨。把潘其觀的三魂七魄都勾了出來。仲雨也得意洋洋。把指頭敲著桌子。不住的喊好。蕙芳道。潘三爺你旣心。上有我。你今日必得暢飲一天。不可藏著量兒。其觀道。拿大杯來。蕙芳便親手去拿了兩隻大杯。將酒斟滿了。一人敬了一杯。又斟了兩杯。道。潘三爺。我今日本來要和你飲箇成雙。

平寶錄 第一三回
三
杯實在酒量小不能飲你飲這雙杯。潘其觀點頭播腦的飲了。又斟上兩杯對著仲雨道。張老爺你也飲箇成雙杯。仲雨笑道。你叫我和誰成雙。蕙芳道。你和我成雙好不好。今日請你先和潘三爺成雙。仲雨把蕙芳額上彈了一彈道。我也配。蕙芳逼著他乾他也就乾了。此時潘張兩人的酒已有了七分。纔又喫了兩樣菜。蕙芳便到房中換了一身衣裳出來。益發出落得齊整。潘三便把手捏腕的。肉麻起來。急的蕙芳了不得。又不好跑開。只得與他們搵拳。又

唱了幾枝小曲。張仲雨見壁上掛著一張琵琶。就取下來。撥動絃索相和。慢慢的說著話。已到申末酉初時候。蕙芳見他們尙未沉醉。便試他一試道。潘三爺有句話論理不當說。我們沒有什麼交情。但是我急了。我欠人家一票銀子。約明日還他。今日我打算出去張羅。偏偏你這財神爺來了。可肯通融一肩。潘其觀道。要多少。蕙芳道。不多。二百兩。潘三目視仲雨。仲雨道。你瞧這蕙芳。難道只值二百銀子。你潘老三就支支吾吾起來。橫豎前後一樣。其觀停了

半晌向套褲裏摸出一箇皮帳夾。有一搭錢票。十吊八吊的。換起來。換了二百吊京錢。遞與蕙芳道。二百吊先拿去使罷。蕙芳謝了一聲。便塞在靴掖子裏。又道怎麼好受了。你這重賞。潘其觀道。憑你的良心罷。蕙芳笑迷迷的對潘三。丟了箇眼色。喜得潘三什麼似的。清涎直流出來。蕙芳卽斟了一大杯酒。拿在手裏道。看二百吊錢面上。今日破例敬潘三爺一箇皮杯。其觀一聽。已覺偏體酥麻。胸前發起喘來。蕙芳把酒含了一口。走到潘三身邊。笑迷迷的重

又吐將出來。笑了一笑。潘三已張開口候著。蕙芳見了。便將筋子夾了一塊魚。送到潘三嘴邊。潘三接了。蕙芳又夾起一塊自己喫下。便道。啊。噎了不得了。仲雨道。不要鯁著了。蕙芳道。怕不是。潘其觀道。快拿飯來。一噎就好了。值席的拿了半碗飯來。蕙芳咽了幾口。仰著頭靠在椅背上。只說不中用。疼得很。仲雨道。喫青果便可消得。蕙芳又喫了幾箇青果。仍說不好。潘三過來。把嘴轉近蕙芳臉上。想要箇乖乖。說道。你張開口。待我望望。蕙芳便把袖子揷了臉。

道這如何望得見。總爲著敬你的皮杯。只要你多喫幾鍾。我就不疼了。潘三道。真麼。便飲了一大碗。問道。可好些麼。蕙芳點點頭。其觀又飲了兩杯。纔住了手。蕙芳便又呼起疼來。其觀強仲雨也飲了一杯。蕙芳便又說好些。隨說道。我見你們喫得爽快。便忘了痛。潘其觀此時迷了。酒已有九分。那裏知是賺他。便拖住了仲雨。你一杯我一盞的起來。仲雨也醉了。便拿不定主意。痛喝了一陣。兩人酒已到十二分。一湧上來。潘其觀一箇頭眩。往後一靠。便兩腳

朝天倒翻了一箇筋斗。倒在地下。仲雨見潘三醉了。立起來。哈哈的一笑。也就蹲了下去。倒在一邊。兩人在地上。像半死的光景。一動也不動。此時已是黃昏時候。蕙芳便叫把桌子撤了。笑道。想喫天鷲肉。自作自受。叫你今日纔曉得蘇媚香的利害。隨分咐跟班的。扶他們在客廳。匠上睡了。替他們脫了外面的衣服。拿一條大被蓋了。讓他二人同入巫山罷。蕙芳安排已畢。一面叫套車。一面到自己房中。開了箱子。揀出小毛棉夾單紗五套衣服。並潘三的二

百弔錢票帶了一副鋪蓋。一總交跟班的拿出來。放在車上。蕙芳上了車。跟班跨了沿。一齊向春航寓處來。纔到了衙衙口。月光下見一人站著。趕車的一看。卻認得就是田春航。便住了車。叫道。田老爺。我們正到你那裏去。蕙芳和跟班的聽見。一齊跳下車來。蕙芳拉住春航道。你又在這裏做什麼。春航道。我候你一天不見來。我就不想活。我已在你門口立了多時。不好意思進來。所以就在這裏。蕙芳嘆口氣道。你這冤家。真令人奈何不得你。便請春航車裏。

頭坐了。自己跨著車沿。一路說話到了廟門下來。跟班的卽拿了衣包。擰了鋪蓋。一同進來。打發車回去。明日來接。高品已經睡了。春航不好去驚動他。一徑到自己房內。田安伏在桌上。磕睡。春航剔亮了燈。叫醒了田安。說道。快去泡茶。田安擦擦眼睛。見一箇美少年。只道是位公子。便急急的泡茶去了。蕙芳坐下。看他行李蕭條。心裏著實難過。便叫跟班的將衣裳票子拿上來。道。這五套衣服。都是我平日穿過的。你不嫌舊。便收著。這票子送你作旅費。本來

打算請你過去住。恐旁觀不雅。你若短少了東西。只管問我。春航道。這如何使得。我斷不好受。蕙芳道。你不受。便看輕我了。難道我拿了東西來賺你。你總不要存心。你存了心。便連你這情都假了。你只要依我一件。以後不許出來聽戲。春航諾諾連聲。又講了些知心肺腑。彼此都有知遇之感。不禁慷慨歎噓起來。兩人對坐著。倒成了道義之交。絕無半點邪念。直談到雞鳴。方各和衣睡了。且說潘張兩人。醉到不醒人事。睡到四更。潘其觀番一箇身。卽骨碌碌

的滾下匠來。在地上坐著。想要小解。各處摸那夜壺。摸著了自己一隻鞋。拉下袴子。就在那鞋裏撒了一泡尿。大半撒在褲襠裏頭。模模糊糊的。在地下亂摸。摸著了匠。重新爬上來。心裏細細的想。在那裏喫的酒。雖在醉中。還被他想著了蘇蕙芳。便又在匠上摸索。摸著了張仲雨。便當是蕙芳。卽一把搜緊。口裏道。好兒子。好心肝的。叫不絕聲。便亂拉亂扯。把棉被早已撩下地了。又把仲雨的衣裳儘力的扯。扯破了一件夾襖。手也酸了。將自己的褲帶用力扯

斷倒不將袴子往下脫。只管往上拉。那一條尿袴。已是濕透。連褥子都浸濕了。卻拉不下來。只得貼緊了張仲雨的背。亂動。仲雨醒來。像有人將他抱住搖動。心頭的酒。便往喉嚨頭直衝上來。一回頭就吐。恰值潘其觀張開了口。倒敬了一箇滿滿的七竅的皮杯。潘其觀臉上。厚厚的堆了一層。便大嚷起來。把頭亂擺。濺的各處都是。仲雨第二陣又來了。這一陣卻全是酒。一澆倒把其觀臉上澆淨。只覺得穢味難當。其觀急了。坐起來。就把袖子在臉上亂擦。口

裏小東西。小妖精的罵。仲雨聽了。便道。你是誰。罵誰。潘其觀罵道。你這害人不淺的小兔子。塗了你的爹。一臉糞。張仲雨大怒罵道。誰是你的爹。雙手一推。潘其觀滾下地來。仲雨坐起。又罵道。那箇忘八羔子。敢在老爺匠上罵老爺。潘其觀道。你這兔子該死了。公然罵起你爹來。這還了得。爬起來到匠上要打。正值張仲雨下來碰著了。趁手一箇把掌。潘其觀又栽了一交。仲雨道。倒底你是誰。潘其觀放大了喉嚨嚷道。反了反了反了。你這賊兔子。竟打起你爹

來了。你願意和你爹睡覺。倒裝糊塗。不認得。難道我潘三爺來強姦你不成。張仲雨想了一回道。什麼潘三爺。難道你是潘老三。幾時跑到這裏來。潘其觀又罵道。不說你留我。倒說我跑來。你真是不死的惡兔子。你把張仲雨藏到那裏去了。仲雨道。吓。這麼糊糊塗塗。開不清。我就是張仲雨。潘其觀道。怎麼說。你冒充張仲雨來唬我。這一場鬧。鬧醒了一家人。那些打雜的。看門的。都點了燈進來。覺得酒氣直冲上前一照。只見張仲雨站著。腳下踏了棉被。潘其

觀坐在地上。滿面花花碌碌。光著一隻腳。將手指著張仲雨。衆人見了。忍不住大笑。扶了潘其觀起來。張仲雨走近。把潘其觀一認。潘其觀也把張仲雨一認。各背轉了身子。走開。惹得衆人又笑。把被拉起。只見被底下濕透的一隻鞋。一股尿騷臭。地下一大灘黑影。棉被也污了半條。再看匠上。便糟蹋如毛廁一般。可惜了這一牀被褥。潘其觀道。我的鞭子那裏去了。尋到中間地下。有一隻套褲。一隻襪子。皮帳夾內帳底條子撒了一地。潘其觀也不理會。隨他

們拾起來。有兩人送上兩大盆熱水。潘張兩人淨淨臉。此時都已醒了酒。潘其觀覺得褲襠冰冷。用手一摸。卻全是濕的。穿不住脫了。問打雜的借了一條單褲。一雙鞋穿上。張仲雨對著潘其觀道。奇怪。潘其觀道。怪奇。二人前前後後的一想。便拍手大笑了一會。此時已經天明。太陽也出來了。潘其觀便問蕙芳藏在那裏。原來蕙芳交代了一番說話。方纔出門。打雜的道。昨夜你們兩位老爺睡了。不料華公子住在城外。打發人來。把蕙芳叫去。這位老爺誰敢

違拗他。只怕今日帶進了城。要住好幾天纔回來。張仲雨道。這倒難怪他。華公子是惹不得的。潘其觀無可奈何。只可惜了二百吊錢。倒買張仲雨吐了他一臉。打了他一箇嘴巴。只好慢慢的日後商量。再作道理。同了張仲雨鬱鬱而去。這邊蕙芳與春航。早上起來。洗洗臉。喫了點心。蕙芳見壁上掛了張琴。卽問春航道。你會彈琴麼。春航道。畧知一二。蕙芳道。何不彈一曲聽聽。未知春航彈與不彈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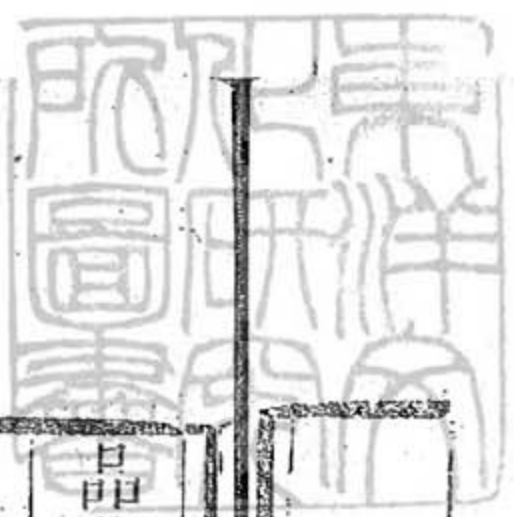
品花寶鑑

第十四回

古誦七言琴聲復奏

字搜四子酒令新翻

話說蕙芳要春航撫琴。春航道：少坐一坐，便目不轉睛的看著蕙芳。蕙芳笑道：難道你還認不子細？只管發歎作什麼。春航笑道：我看卿旁妍側媚，變態百出，如花光露氣，映日迎風，眼光捉不住，倒越看越不能子細。蕙芳啐了一口，立起來，把春航的鈕子解開，替他脫下衣裳。春航道：待我



自己來。你那裏慣。不要勞動了。蕙芳即將衣包解開。取出一件小毛衣裳。與他穿了。恰還合身。又叫他換了新靴新帽。蕙芳笑嘻嘻的。拿了鏡子。倚著春航一照。映出兩箇玉人。春航看鏡中的蕙芳。正如蓮花解語。秋水無塵。便略略點一點頭。回轉臉來。卻好碰著蕙芳的臉。蕙芳把臉一側。起了半邊紅暈。春航便覺心上一蕩。禁不得一陣異香。直透入鼻孔。與心孔裏來。此心已不能自主。忽急急的轉念道。他是我患難中知己。豈可稍涉邪念。便斂了斂神。蕙芳

一笑走開了。春航換了新衣。依然丰姿奕奕。神彩飛揚。與從前一樣。蕙芳坐了。在書案上翻了一翻書。翻著一本詩稿。半真半行的字。有數十頁。面上題著燕臺旅稿。蕙芳隨手一揭。見是一首七言古詩。題是惱公詩。便低低的念起來道。

簾鈎憂玉聲玲瓏。櫻桃花映銀絲籠。綠雲欹側燕釵墮。
年年錦字春機紅。

蕙芳道。好詩。這派詩是學溫李的三十六體。纖穠之極。春

航道偶一爲之亦祇能貌似耳。蕙芳又念下去道。

遠山寸碧雙眉翠。鮫綃半染胭脂淚。玳瑁梁間燕子飛。
鴛鴦瓦上狸奴睡。

蕙芳道。好工緻韻。亦轉得脆。狸奴句勝似燕子。再搭上鴛鴦瓦更新。再念道。

飄煙抱月一尺腰。星眸欲妒春雲嬌。

蕙芳叫一聲好。又道。行近前來。百媚生。兀得不引了人魂。靈臨去秋波猶未足。喻其妙也。春肌道。光景倒像你。蕙芳

道。我也配。又念下去是。

玉螭細細盤條脫。金雀雙雙飛步搖。多情郎似桐花鳳。

日近雲鬟身不動。軟愛香羅霧縠輕。嬌嫌錦帳銀鈎重。

蕙芳道。好濃豔工穩。我見猶憐。你是爲誰而作。旣日近雲

鬟身不動了。又何必天天上戲園呢。春航便走過來。輕輕

的靠在蕙芳椅背上道。此人難道算不得戲園中人。從前

思近芳澤而不能如今。倒也如願而償了。蕙芳道。是誰是

我們班裏的麼。春航點頭說是。蕙芳道。等我想一想像誰。

上二句纖腰抱月。星眸妒雲。非袁瑤卿不足當此二語。下兩句軟愛羅輕。嬌嫌帳重。非金瘦香卻也不稱。是他二人。麼春航搖搖頭。蕙芳道。然則是誰呢。春航道。還有一人。能兼二人之妙。你倒猜不著他。蕙芳道。我真猜不著。你老實說了罷。春航笑道。我老實說是箇寓言空空的。如果有人像他。就算那人罷了。蕙芳也不追求。又念道。

畫欄珠箔懸蜻蜓。碧桃一樹開娉婷。朝朝花下許郎看。只格一扇玻璃屏。

蕙芳便掩卷想了一想道。好美人。花容月貌。好才子。綉口錦心。懸蜻蜓三字。說什麼的。想有典故。春航道。李義山詩。曉簾串斷蜻蜓翼。羅屏但有空青色。蕙芳道。這首我見過。偶然忘了。看你底下怎樣轉接呢。又念道。

郎採桃花比儂面。桃花易見儂難見。妾貌常如月二分。郎心莫學文三變。

蕙芳道。須得如此一開。底下便生出一番話來。文三變。可是說你變了心麼。春航道。是用藝文序上。唐文章無慮三

變的一句。蕙芳便看著春航道。這麼想來。你也算不得有良心的。人春航道。何出此言。蕙芳道。他的貌呢。也不能常如月二分。你的心。自必至文三變了。春航笑道。論詩。那可以如此認真。便是十成死句了。蕙芳一笑。又念道。

羅幃寂寞真珠房。麝臍龍髓憐餘香。錦鱗三十六難寄。碧簫吹斷雲天長。

蕙芳點頭嘆道。人生世上。離合悲歡。是一定有的。又念下去道。

綠繡笙囊掛東壁。無花無言春寂寂。怨女思彈桑婦箏。宮人愁倚楊妃笛。

蕙芳道。好巧對。這桑婦箏。楊妃笛。實在借對得工巧。上句自然是用的羅敷陌上桑了。這楊妃笛。我記得張祜詩。小窗靜院無人見。閒把寧王玉笛吹。又曾看過貴妃外傳。明皇與兄弟同處。妃子竊寧王玉笛吹之。因此忤旨。可是用這箇典故麼。春航道。也可算得。但搭不上宮人愁倚四字。我是用集異記上。帝至蜀。月夜登樓。故貴妃侍者紅桃歌。

妃所製涼州曲。上御貴妃玉笛倚之。吹罷相視掩泣的事。
蕙芳點頭。又念道。

海棠醉墮蝴蝶飛。柳綿無力情依依。井底水如妾心意。
路旁塵惹君身衣。

蕙方便覺淒然作色道。一往情深。纏綿悱惻。好箇有情人。
底下便是結語了。念道。

翠毛么鳳拖紅尾。

蕙芳道。此句劈空而來。筆勢奇崛。又推開了。鳳有紅尾的。

麼。春航道。溫飛卿詩。有秦王女騎紅尾鳳。蕙芳又念道。

跨鳳隨郎三萬里。一日香心思百回。閉時又逐爐煙起。

方纔念完。只見高品進來道。好詩有如此嬌音。方配念這。

香豔的佳章。但詩中有一句。要改三箇字。更覺貼切。蕙芳。

走上一步。見了道。昨夜要來請安。你已睡了。高品笑道。這。

麼說。你們已是睡過一夜的了。蕙芳啐了一口道。我們昨。

夜直談到此刻。高品道。臉上氣色不像。春航道。你說那一。

句詩要改。高品道。井底水如妾心意的對句。蕙芳便又看。

著下句念道。路旁塵惹君身衣。沒有什麼不好。高品道。好原好。太空些。不如改做車前泥染君身衣。便真切有味。蕙芳嫣然一笑。春航道。到你開口。就沒有一句好話。高品又將春航身上細細打量了一會。道。我昨日卜了一卦。是天風垢。變山風蠱。互水天需。其爻辭難解得很。卽念道。

田獲一兔。往遇雨。需於泥。見金夫。遇主於廟。繻有衣袽。

貞吉。

詳不出來。蕙芳卻默默的聽著。春航笑道。你自會卜。倒不

會詳。高品也笑了。蕙芳要問高品時。見窗外腳步響。有箇人影來。影去。春航問是誰。聽得欬嗽一聲。應道。是我。尋高老爺有句話說。高品聽口聲。便道。蘊兮。蘊兮。出來一望。果然是廟裏的唐和尚。問道。你有什麼話說。唐和尚便笑嘻嘻的。鑽將進來。與春航見了。看見了蕙芳。便合著掌道。阿彌陀佛。原來菩薩降臨。小僧有失迎接。罪過罪過。怪不得。昨晚一夜的祥雲瑞雨。今早佛殿上觀世音旁邊。一尊龍女香菩薩不見了。原來在這裏。蕙芳也認得這箇唐和尚。

聽了揜口而笑。去年春航初到京時。也曾眠香訪翠。唐和尚爲其拉過皮條。所以也常到裏邊來走走。後來厭他惡俗。不大與他往來了。高品是與他常頑笑的。便把他的帽子揪下。在他頂上摩了一摩。對著蕙芳說道。媚香。我出副對給你對對。卽說道。

若錐處囊中。穎脫而出。

蕙芳笑了一笑。唐和尚便奪了帽子。戴上便道。高老爺你你。你又不說了。嘻著嘴笑。蕙芳道。我倒對了。卽念道。

如瓢浮水面。頂圓而光。

春航高品都笑說道。對得好。敏捷且好。唐和尚笑道。多謝多謝。小僧有幸得逢菩薩贊揚。倒沒有說我的像雞巴。便拉了高品出去。在院子裏講了幾句話。便自去了。高品復又進來。三人同喫了飯。蕙芳要聽春航彈琴。便把琴取下。解了琴囊。放在桌上道。彈罷。可要焚香。春航道。焚香倒是俗套。高品道。有了媚香。已經香得簇腦門的了。自然不要焚香。蕙芳便把高品推過。自己坐在琴桌邊。細細看著春

航和絃高品道。我是不懂。倒像彈棉花。匠彈棉花一樣。有甚好聽。蕙芳道。你不懂。今日便是對牛彈琴。恰好遇著高品屬牛。高品一笑道。請你就把這對牛彈琴對出來。蕙芳也不去想他。隨口說道。沒有對。高品道。見兔放箭。蕙芳略停一停道。你們那箇李玉林。倒屬兔。今年十六歲。你去叫了玉兔兒來罷。春航也要高品去叫玉林。高品也高興。卽打發人叫玉林去了。又分咐備了幾樣菜。春航和了一會琴。

一。三兩弦低些。收不緊。只得和了箇慢商。把一弦三弦各慢一徽。再將二四五六七諸弦。仍用五音調法調好。散挑五名指。按十勾三。散挑三。中指按十勾一。彈了幾箇陳搏得道仙翁。又點了些泛音。彈起結客少年場。這套琴來。從四絃九徽上泛起。勾二挑六。勾四挑五。琮琮琤琤。彈了二十二聲。仍到九徽上泛止。彈的曲文是。

有田磽角。有馬嚙蹄。磽角之田。苑其特。嚙蹄之馬。隔花嘶。

四句後。便散挑七絃六絃。勾四絃。挑六絃。勾二絃。以下便

是實音。見他左手大指在二絃九徽上。揉了兩揉。以下連彈了五聲。作一箇指起。又三聲。中食兩指撮動四六兩絃。左手大指在六絃九徽上吟著。又彈了五聲。撮動七五兩絃。又彈五聲。撮動五三兩絃。又彈五聲。撮動七五兩絃。又彈五聲。撮動五三兩絃。共聽得有三十四聲。曲文是。

隔花驕馬善識人。骯髒少年意氣真。軟細飛雲履。光明一字巾。綈袍季子劍。風雨馮異薪。

是第一段。卻是抑揚頓挫。餘韻悠然。便接彈第二段。是剔七弦。托七弦。起頭吟揉綽注。便多了來往牽帶。指法入細。有激昂慷慨之態出來。彈到第十聲一撮。十五聲又一撮。到二十三聲。卻聽得叮噹的兩聲。作了一箇背鎖。甚是好聽。以下又彈了六聲。這段曲文是。

大哥輕死生。浩氣貫虹日。二哥輕錢財。恐鬼笑什一。小弟輕權勢。王侯不屈膝。

略頓一頓。再彈第三段。是勾一絃。左手中指注下十三徽起。以下便在十三徽上。勾二。勾三。勾四。便覺聲音洪大。商

中有宮。又彈了幾聲。忽聽得啞啞啞的三聲。在七六五三絃上。彈出一箇索鈴來。是最好聽的。以後又聽到第十三聲後。忽七絃上啣鈴鈴的四五聲。作一箇短鎖。又將五七兩絃。四六兩絃。撮了四聲。又慢慢的彈了九聲。住了曲文。是。

千秋今事業。意氣在少年。二十歲以下。當頭大哥前。三八多一齡。二哥我比肩。白日指天青。酌酒無了寧。

春航要站起來。蕙芳把手按住春航的手道。正好聽快彈下去。春航道。彈完了。蕙芳道。怎麼這麼快。春航道。這套琴就祇三段。蕙芳道。太短。再彈長的。高品笑道。湘帆媚香嫌你快。又嫌你短。你總得貼張千嬌百美膏纔好。春航道。胡說。蕙芳要去撕高品的嘴。高品便深深作揖道。寬恕小生這一次罷。惹得蕙芳倒笑了。蕙芳要春航彈胡笳十八拍。又要彈洞天春曉。說道。這兩套我聽蕭靜宜彈得最好。他并有琴簫合譜。他曾教過我吹簫。春航道。洞天春曉。這套琴卻好。但太長。胡笳十八拍。沒有什麼意思。於本意不大。

很合。不如彈一套水仙操罷。又停了一會。再和好了絃。清
清泠泠的彈起來。這套琴共十二段。指法最細。吟揉綽注。
正是一分錯亂不得。彈到第四五段。恍如見湘靈鼓瑟。馮
夷擊鼓。第六七段。恍如見湘娥啼竹。列子御風。嗚嗚咽咽。
如怨如慕。如泣如訴。真是拔劍斫地。搔首問天。清風瑟瑟。
從窗隙中來。蕙芳與高品都正襟危坐。靜氣斂容的聽著。
忽然七絃六徽二分上低了。五絃六徽上高了。四絃九徽
上也差了幾分。春航道奇了。宮商爲何忽亂起來。高品蕙
芳卻聽不出。春航又把絃和了一和。和不準。卽住手問高
品。廟裏有彈琴的人麼。高品道。胡琴或者和尚會拉。琴是
沒有人會彈的。春航道。必有會彈琴的人在外聽著。所以
琴聲變了。春航說完。忽聽院子內狂笑起來。倒把高品等
嚇了一跳。高品急出來看時。不是別人。恰是史南湘。左手
挽著王蘭保。右手攜了李玉林。面上已有了幾分酒意。又
見玉林手內拈了一枝杏花。後面又跟著三四箇人。高品
見自己的跟班也在院子裏。高品問道。你從何處來。南湘

道。你叫相公瞞著我。倒問我從何處來。我今日同了靜芳到怡園。他們都在家。留我喫了飯。佩仙也在座。還有瑤卿。瘦香兩箇。喫完了飯。佩仙家內有人來叫他。度香問起來。方知道是你叫的。我就辭了度香同來。卽指玉林手內的花道。今日就在那裏賞杏花。又問高品道。你又幾時會彈琴。你要學琴。須我教你。方纔這水仙操。到也彈得好。高品道。我何嘗會彈。彈琴的就是田湘帆。南湘已聽見仲清講過。田湘帆的才學。便道。既是田湘帆。何不出來會我。史竹

君。高品道。我爲介紹。說到此。蕙芳已出來見了。卽便拉了南湘進去。南湘道。咦。你也在這裏。不料今日高卓然的齋堂。倒成了石季倫的金谷。那邊春航亦迎出來。彼此相見。未免道了些仰慕的話。玉林蘭保也與春航見了。與蕙芳坐在一處。南湘對著高品道。卓然旣叫相公。自然有酒。不要裝歎。快拿出來罷。高品道。酒是有。只沒有仙桃益壽丸。南湘道。我縱醉了。也不至樓上滾下樓來。便都笑了。高品的跟班同廚子。把酒肴擺上來。大家在圓桌上坐了。南湘

與春航又談了些琴譜文藝。彼此均各敬服。高品道當今史竹君是梨園的狄梁公。田湘帆是戲班的李藥師。南湘道你又胡言亂道了。春航道怎麼說。我倒不明白。高品道竹君序那燕臺花選。這些小旦便爲公門桃李。兔絲馬勃。盡是藥籠中物。這不是狄梁公麼。湘帆弄到精光。昨夜有箇黃夜私奔的紅拂來。這不是李藥師麼。大家都笑。唯蕙芳紅了臉道。前日既然樓上跌下來。倒不變成了驚。或是跌折了腿也好。高品笑道。樓上跌下來。總還平常。只怕在

戲園門口。跌在車轍裏。被騾子踏殺了。那倒可怕。南湘問起來。高品就一五一十的說了。羞得春航無地。可容南湘也大笑道。湘帆真是韻人。絕代佳人。以一跌感之。倒是從來未有之事。古聞孫壽墮妝。梁冀下馬。今見蘇郎唱戲。田子跟車。一副好對。持贈媚香罷。蕙芳駿著南湘道。你何苦也。學著那嚼舌頭的人。挖苦我。高品道。這話是恨我已深。其實我與你無仇無怨。何必這樣惡很很的。蕙芳道。你再說我就卸你的底了。高品道。儘管卸。我卻不怕。蕙芳便念

道。

請筵享官。賞戴貂翎。會館副總裁。戲園行走。書畫廠校。對兼管南城街道廳。各梨園樂部。稽察各處新聞事務。到一處祭酒汗淋學士。總管外務府大臣。麴部尚書。世襲一等史國公。加一急繼樂一次高。

聽得衆人大笑。這官銜是劉文澤編成的。席中惟有南湖一人知道。春航尙是創聞。高品道還有一箇官銜。你沒有說。蕙芳道。好像沒有了高品道。還有監造兔園冊子呢。南

湘又笑。蕙芳不會理會。卽與蘭保玉林在各人面前敬了幾杯酒。春航前次已見過玉林。看他丰致嫣然。雖遜蕙芳一籌。然比起從前賞識的一班相公。卻高得多。見他桃腮粉膩。蓮臉香生。另有一種體態丰姿。見他對高品更覺綢繆。倒像各分出了疆界來。又看那王蘭保。卻是史南湖最得意的春航。倒有些怕他。柳眉貼翠。含嬌處亦復含嗔。鳳眼斜睨。似有情亦似有怒。徑行自遂。倜儻不羈。年紀十七歲。是箇武旦。學得一手好拳腳。南湖是箇放浪形骸之外。

的人從前初識蘭保時。也曾大鬧過幾場。已後倒又相好起來。蘭保也知南湘的性情脾氣。倒與他十分貼切。每到南湘醉後發狂。經蘭保當前。便已自醒。今日席上。唯春航不善飲酒。南湘那裏肯依。便猜拳行令的。百般鬧起來。偏是春航輸得多了。以後便不肯飲。南湘命蘭保斟了一杯酒去灌春航。蘭保卽拿著酒來。走到春航面前。蕙芳知春航不能飲酒。便轉著蘭保的手飲了。蘭保笑道。這干你什麼事。要你越俎而代。蕙芳笑道。這叫做借他人之杯酒。澆

自己之壘塊。蘭保道。既然如此。倒請多乾幾杯。便斟了幾滿杯酒。要蕙芳飲。蕙芳道。我不愛飲了。適可而止。蘭保道。那由不得你。你不聞失意睚眦間。白刃相交加麼。南湘春航看著他們。高品對著王蘭保作嘴作臉。要他罰蕙芳的酒。李玉林則斜驪香肩。嫵然而笑。蘭保也笑道。你真不喝。蕙芳有些怕他。只得陪著笑道。蘭哥饒了我罷。玉林也再三替他討情。蘭保終是不肯。猶罰了蕙芳一杯。方才開交。大家又飲過了一會。忽見蕙芳家內有人來叫蕙芳。蕙芳

出去問道。什麼事。那兩箇醉漢怎樣了。來人答道。那兩箇
鬧了一夜。早上都回去了。方才來了一箇面生人。說是廣
東人。姓奚。叫奚十一。老翁慕你的名。在家候著。蕙芳道。什
麼樣兒。不要又是潘其觀一類人。來人道。看他光景很闊。
帶著四箇跟班。三十來歲年紀。蕙芳道。回他去罷。說今日
不回去呢。來人去了。蕙芳進來。春航問起何事。蕙芳道家
內有人尋我。我回他去了。高品道。是誰。蕙芳道。不認得。來
人說叫什麼奚十一。是廣東人。高品道。好累贅姓。兜頭一

撇。握頸三拳。中間便絲絲的攪不清。還要假充箇大老官。
東方之夷有九種。不知他是那一種。蕙芳道。你倒好在廟
門口擺箇測字攤子。說得大家笑了。高品道。今日清飲無
趣。何不拿奚十一來做箇令。南湘道。奚十一怎麼好做令。
高品道。我們三箇人。從四書上搜那箇奚字。要從第一箇
說到第十一箇。說差了。照字數罰酒。他們三箇人。替我們
分消春航道。四書上未必有這許多奚字。南湘道。就有也。
不能喚數。高品道。不過罰幾杯酒就是了。何妨試他一試。

我先說卽說道。

奚。

春航道。那一句書的奚字。要說明白。高品道。奚取於三家的奚。南湘便道。

子奚。女奚。

高品道。多說了一句。罰兩杯。南湘道。不興說兩句麼。高品道。不興。南湘就飲了。春航接著道。

此物奚。

高品贊道。說得好。便道。

夫如是奚。

又道。天子穆穆奚。南湘道。罰人罰到自已了。誰叫你說兩句。况這箇奚。就是你說的第一箇奚字。要倍罰十杯。高品道。我是一句四字。一句五字。又不算雷同。怎麼要罰。南湘道。你說不興說兩句的。如何亂起令來。高品被他們逼住了。只得罰了五杯。慢慢的飲了。輪到南湘。南湘便頓住了。口一時倒想不出來。高品道。罰了五杯。我代你說。南湘又

想了一會沒有只得飲了三杯。蘭保代了兩杯。高品說道。是亦爲政奚。

南湘道。怎麼我就想不著。春航也想了一會道。

虞不用百里奚。

南湘拍著桌子道。罰得冤。

有庖之人奚。

春航高品都贊好。應輪到高品說第七箇。春航便搶說道。則子事我者也奚。

南湘便指著高品道。

如此則與禽獸奚。

大家都笑起來。高品道。都要罰。第七箇奚字輪到我說。爲什麼要你們搶說。李玉林便斟起罰酒來。南湘春航只圖說得爽快。倒也意不在罰。南湘飲了五杯。蘭保代了兩杯。春航飲了三杯。蕙芳代了四杯。高品催南湘說第八箇奚字。南湘道。第七箇你還沒有說。要罰的。便叫蘭保斟酒。高品道。豈有此理。你們都搶說了。叫我說出什麼來。還要罰。

我天理良心何在。李玉林也替高品說情。南湘只得依了。
便道。

以粟易之曰許子奚。

春航道第九箇到少。便想了一想道。

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。與禮之重者而比之奚。

蕙芳便頓足道。你何必要說兩句。高品道。好阿。罰九杯。蕙芳道。這不能。高品那裏肯依。先罰蕙芳五杯。再罰了春航四杯。南湘忽然想著了兩句。忍不住不說也。顧不成罰酒。

便一氣說道。

南面而征。北狄怨曰奚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。

蘭保便跳起來道。祖宗你就愛飲也不犯拖累人。輪不到你說。要你說這兩句做什麼。南湘也有些懊悔。高品道。沒得說。十八杯。南湘道。十八杯斷乎不能。那真要服仙桃益壽丸了。春航蕙芳玉林也替南湘討情。罰了九杯。南湘賭氣一人獨自飲了。高品道。我這第七箇奚字亦想著了。便道。

故誠信而喜之奚。

又接口道。不以四方之食供簿。正曰奚。春航指指一數道。這可該罰了。要說第十箇。你說了第十一箇。高品道。我說錯了。

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。

南湘數一數。又是九箇。蕙芳便立起來。執定要罰高品十九杯。高品不肯。蘭保也幫著蕙芳要罰。不肯減數。經高品苦求。只罰了十一杯。玉林代了三杯。高品一連飲了八杯。

南湘想了一會。手在桌上畫了十畫道。

勇士不忘喪其元。孔子奚。

底下是春航也想了好一會道。

子路宿於石門。晨門曰奚。

高品道。報應得快。罰十杯。你應該說十一了。春航一想。果然錯了。蕙芳便攔住道。你也看各人的酒量。不可一味的傻罰。高品道。酒令嚴如軍令。自然要執一的。蕙芳道。記著明日飲罷。高品道。你們的開發。倒可明日。酒可不能明日。

玉林道。打箇對折。喝五杯罷。蕙芳又代了三杯春航。勉強飲了兩杯。底下是高品收令。想了一會道。

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。

說完大家相視而笑。已有二更多天。喫了飯。各人要散。蕙芳的車已等了多時。隨即辭了眾人先回去了。王蘭保是同了南湘出來。李玉林的車。尙未來接。都搭了南湘的車回家。南湘先送了蘭保回去。又送李玉林到門口。玉林留他進去。南湘道。天不早了。改日再見罷。便一徑回家。經王

恂門口走過。南湘忽然口渴。便叫跟班的進去。一問王少爺可睡了沒有。跟班的走到門房說知。管門的到書房探看。王恂顏伸清尙未安睡。門上回過。王恂等便叫請進。史南湘進來。未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品花寶鑑

第十五回

老學士奉命出差

佳公子閒情訪素

話說史南湘進內與仲清王恂見了。喝了幾杯茶。王恂問其所從來。南湘將日間的事一一說了。又將春航蕙芳的光景說了一會。王恂仲清羨慕不已。仲清道。不料蘇媚香竟能這樣。從此田湘帆倒可以收心改過了。也將前日題畫規勸之事說了。又說春航且有微愠。南湘道。改日我與

不實金 卷一五
你們和事如何。又問起子玉來。仲清道。庾香日間在此。他的李先生於月初選了安徽知縣。就要動身了。南湘說了幾句。也就回去不題。却說子玉在王恂處談了半天。同家。李先生已經解館。要張羅盤纏。魏聘才替他拉了一緯。托張仲雨問西客借了一票銀子。佔了些空頭。有二百餘金。添補些衣服。也叫了幾天相公。李元茂要在京寄籍。性全也只得由他。當晚子玉與聘才在書房間話。那日是忌辰。日間聘才獨自一人到楊柳巷去找著了葉茂林。兩人談

了半天。聘才拉他在扁食樓上吃了飯。即同到那些小旦寓處。打了幾家茶圍。末了到琴言處。琴言倒出來與聘才談了幾句。即問起子玉來。聘才就將子玉的心事再裝點了些。說得琴言著實感激。并與琴言約定了明日同子玉前來相會。回來與子玉說知。子玉便添了一件心事。一夜未曾睡著。是夕士燮在上書房值宿未回。到了次日。子玉正要打算和聘才去看琴言。忽見門上梅進滿面笑容的進來。說道。恭喜少爺。老爺放了江西學差報喜的。現在門

日子玉聽了也覺喜歡。便同著梅進到禪頭。報與顏夫人知道。顏夫人欣喜更不必說。李性全就同元茂聘才到上頭去道了喜。少頃士燮回家。有些同僚親友陸續而來。一連忙了幾日。便接著李先生赴任日期。士燮又與先生餞行。到動身那一日。子玉同了元茂聘才直送出城外三十里。到宿店住下。性全囑咐一番。又教訓了元茂幾句道。庾香年紀雖小於你。學問却做得你的先生。你以後須虛心問他。元茂連聲答應。性全又對聘才道。小兒本同吾兄

出來。我看他將來是一事無成的。一切全仗照應。聘才亦諾諾連聲。子玉是孝友性成。臨別依依不忍分手。只得與元茂送了先生。同了聘才洒淚而別。士燮也擇于三月初十日動身。今日已是初五了。顏夫人與士燮說道。新年上孫家太太爲媒。與王表嫂面訂了二姑娘。將玉簪子爲定。你如今又遠行了。也須過箇禮。不是這樣就算的。別要教人怪起來。士燮笑道。你不說我竟想不起。這箇是必要的。明日就請孫伯敬爲媒就是了。正說話間。孫亮功來拜。士

變出見。問了起身日子。便說起他的夫人的意思來。說新年與王家訂親。彼此是娘兒們行事。究竟也須行過禮。方才成箇局面。況你此去也須三年才回。不應似這樣草草。士燮道。我們正商量到此。原打算來請吾兄。明日先過箇帖。大禮俟將來再行罷。亮功答應了。次日顏夫人備了彩盒禮帖。請亮功來送了過去。文輝處回禮豐盛。有顏仲清幫同亮功押了回來。士燮備酒相待。是日不請外客。就請聘才元茂相陪。這李元茂今日福至心靈。說話竟清楚起

來。性全出京時。留下一百兩銀子與他。元茂買了幾件衣裳。混身光亮。亮功眼力本是平常。今見了元茂團頭大臉。書氣滿容。便許爲佳士。大有餘潤之意。便問起他的姻事來。仲清早已看明。便竭力贊揚。李元茂不知就裡。樂得了不得。心裡著實感激仲清。且按下這邊。再說子玉在家無趣。趁他們吃酒時。便帶了雲兒。去找劉文澤。史南湘先到了。文澤處不在家。去找南湘。恰好文澤的車也到南湘門。日子玉道。我方才找你。文澤道。失候。我去找馮子佩。適值

他進城去了。說著遂一同進去。到南湘書房坐了。伺候南湘的龍兒送了茶道。我們少爺這時候還沒有起身呢。說罷進去了。一盞茶時候。見南湘科頭赤腳。披著件女棉襖出來道。你們來得好早。子玉見了便笑道。我吃過了飯才來的。文澤道。好模樣。拿你們夫人的衣裳都穿出來。難道你們夫人也沒有起身麼。南湘道。他起身多時了。我方才睡醒。聽見你們二人來。我不及穿衣。隨手拉著一件就出來的。就有龍兒拿上臉水。還有箇虎兒送出衣裳靴帽。南

湘洗了臉。慢慢的穿戴起來。便笑嘻嘻的向子玉作了一箇揖道。恭喜恭喜。你瞞著我們定得好情。子玉只當說他定親。倒害臊起來。文澤道。定得什麼情。南湘道。前日我在度香處。他說有箇叫杜玉儂。是古往今來第一箇名旦。被庾香獨占去了。他們還在怡園唱了一齣定情。文澤道。那箇叫杜玉儂。我們怎麼總沒有見過。南湘道。好得狠。據度香靜宜品題。似乎在寶珠之上。我却認不得。庾香今日何不同我們去賞鑑賞鑑。子玉聽了。纔知不是問他定親。然

却是初出茅廬。不比他們舞席歌場鬧慣的了。却臊得回
答不出了。文澤再三盤問。只得答道。這玉儂就是琴言。你
們也都見過的。文澤道。真冤枉殺人。我們不要說沒有見
過。連這名字都沒有聽見過。子玉道。怎麼冤枉你們。難道
正月初六在姑蘇會館唱驚夢那箇小旦。你們忘了不成。
文澤想了一會道。是了是了。這麼樣你更該罰。那一天你
們四目相窺。兩心相照。人人都看得出來。我問你。你還抵
賴說認都不認得。如此欺人。今日沒有別的。快同我們去。

難道如今還能說不認得麼。南湘大笑道。認得箇相公也。
不算什麼。對人不住的事情。庾香真有深閨處女屏角窺
人之態。今日看你怎樣支吾。快去快去。今日就在他那裡
吃飯。子玉被他們這一頓說笑。就想剖白也剖白不來。只
覺羞羞澀澀的說道。凭你們怎樣說罷。我是沒有的。我也
不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。南湘道。你又撒謊。文澤道。若是
那一箇。我倒打聽了。只知道他叫琴官。是曹長慶新買的
徒弟。住在櫻桃巷秋水堂。南湘道。走罷。卽叫龍兒吩咐外

面套車子玉道。我是不去南湘道。好好有了心上人。連朋友都不要了。你是要一人獨樂的。便拉了子玉上車。一徑往櫻桃巷琴言處來。文澤的跟班進去一問。琴言不在家。聽得裡頭說道。就是劉大人帶到春喜園去了。文澤一箇沒趣。子玉倒覺喜歡。南湘道。那裡去。我還沒有吃飯。對門不是妙香堂素蘭家麼。咱們就找香碗去。文澤道。只怕也未必在家。叫人去問一問。素蘭却好在家。裡頭有人出來請了進去。到客廳坐下。送了茶。文澤問子玉道。香碗你見過沒有。子玉道。沒有。南湘道。此君丰韻。足並袁蘇。為梨園三鼎足。不多一會。素蘭出來與南湘文澤見了。又與子玉相見。素蘭把子玉細細打量了一番。問文澤道。這位可姓梅。文澤向子玉道。又對出謊來了。你方才說不認識他。他怎麼又認識你呢。子玉真不明白。恰難分辯。倒是素蘭道。認是並不認得。被我一猜就猜著了。南湘道。我恰不信。那裡有猜得這麼准。你若猜得著他的名字。就算你是神仙。素蘭道。他名字有箇玉字。號叫庾香。可不是不是的。南湘



文澤大笑道。這却叫我們試出來了。還賴說不認識。我們當庚香是箇至誠人。誰知他倒善於撒謊。說得子玉兩頰微紅。這箇委屈無人可訴。細看素蘭的面貌。與自己覺有些相像。恐怕被南湘文澤看出說笑。他便走開去看旁邊字畫。南湘對文澤道。你可看得出香畹像誰。文澤道。像庚香。我第一回見庚香。我就要說他。因爲他面嫩。所以沒有說出來。子玉權當不聽見。由他們議論。素蘭道。你們不要糟蹋他。怎麼將我比他說罷。拉了子玉過來。到這邊坐下。

南湘道。我們還沒有吃飯。你快拿飯來。素蘭卽吩咐廚房備飯。子玉雖見過素蘭的舞盤。那日爲了琴言。恰未留心。今見素蘭秀若芝蘭。穠如桃李。極清中恰生出極艷來。年紀是十七歲。穿一件蓮花色縐紬綿襖。星眸低纈。香輔微開。真令人消魂蕩魄。便暗暗十分贊嘆。也不在琴言寶珠之下。只不知性情脾氣怎樣。外面已送進酒肴來。三人也不推讓。隨意坐了。素蘭斟酒。謂子玉道。你是頭一回來。須先敬你。子玉接了。隨又與南湘文澤斟了。文澤問道。你今

日倒不上戲園子去。素蘭道：今日沒有我的戲，可以不去。子玉見了素蘭，也是幽閒貞靜一派，心裡就契重他。素蘭一抬頭，見子玉只管偷看他，不覺一笑，便有一種幽情艷思，搖漾出來。子玉把眼一低，文澤笑道：同了庾香出來，我們有多少算不來處？子玉不解，文澤笑道：有了你，譬如逛燈那一天，車中的少婦，只愛你不愛看我們了，不是算不來麼？說得子玉脹紅了臉，道：我倒不曉得愛什麼。素蘭對著南湘道：我最愛你題我的畫蘭那首木蘭花慢詞。南湘

道：你填的詞，近來也好得多了。素蘭忽然怔怔的看著子玉，如有所思，被文澤瞧破，便謂素蘭道：你愛他麼？素蘭又一笑，子玉便不好意思，倒坐立不安起來。素蘭對子玉道：你今日可曾看你的相好？子玉摸不著是誰，便道：你說那一箇？素蘭道：我只知道你這一箇，不知道還有幾箇？子玉益發不解。南湘文澤也猜不出來，都問道：你說他的相好是誰？素蘭道：他的相好，倒天天到我這裡來，就住在對門。你怎麼過門不入？快去請了他來。子玉方悟出是琴言心。

裡想道。怎麼他們都會知道了。文澤道。何如。連庾香的相好。他都知道。可見你們交情狠深。南湘道。我們先到對門。琴言不在家。方到這裡來。素蘭道。原來因他不在家。你們才過來。子玉聽了。心上恰有些過意不去。正要開口。文澤接著道。我們從那一頭來。先過他門口。自然要先問一聲。再過來。也是由近而遠。一定的道理。素蘭道。不怪你們也。不必圓轉。我告訴你們實話罷。我與庾香恰並無一面之識。都是玉儂告訴我的。這玉儂本來與我說得來。從正月

初七日起。至今便天天過來與我長談。甚爲莫逆。近來往往。叫我的號。便叫錯了。叫我庾香。子玉一聽。已想著琴言的意思。便覺一陣心酸。凝神歛氣的。等素蘭說下來。文澤指著子玉道。他便叫庾香。怎麼琴言叫起你庾香來。南湘道。這還要問。這箇緣故。你還猜不出來。文澤也不開口。再聽素蘭道。我那裡曉得他叫庾香。起初也不在意。後來常聽他叫錯。便盤問他。他不肯說。有一日瑤卿在此。我與他說起來。瑤卿便把你們的情節。說了一箇透徹。玉儂已後

自己也說出來道。我有些像你。見我如見你一樣。所以時常到我這裡來。並不是與我真心想好。不過借我作幅畫圖小影。你道這情深不深。人家費了這片心。難得你今日來。我所以替他明白明白。教你知道。不教他白費了這片心。子玉聽了。便如啞子吃黃連。說不出苦來。兩眼眶的酸眼淚。只好望肚子裡嚥。文澤南湘連連點頭道。這真難得。文澤又道。玉儂於庾香的情。可爲二十四分了。不知庾香與玉儂的情怎樣。你可知道。素蘭道。怎麼不知道。也是瑤

卿說的。又將徐子雲將假琴言試子玉的情節。說了一番。聽得南湘文澤笑了。又贊贊了。又笑。子玉十分難受。只得說道。些須小事。一經人道。便添出無數枝葉來了。當下素蘭又遣人去問琴言。尙未回來。吃過飯。講了些閑話。子玉便要素蘭寫的字。素蘭道。現成的。却沒有說罷。便往裡面去。不多一會。拿出一柄湘妃竹紙扇。雙手呈上道。這是方才寫的。權且奉贈。只是不好。看不得。子玉看時。

珠圓玉潤。盎然古秀可愛。圖章亦古雅。子玉作了一揖謝。

了談談講講。已是申末時候。子玉要回。南湘文澤也就同
了出來。素蘭送至大門。各人上車不題。却說孫亮功回去
與陸夫人商量。要將大女兒許與元茂。陸夫人冷笑了幾
聲。不發一言。亮功不敢再說。然主意已定。明日去托王文
輝爲媒。文輝躊躇了半天。心裡想道。這箇白人兒。怎好嫁
人。因又想到。那李元茂也不是箇佳婿。獸頭獸腦的。那一
天作箇揖。就將我的帽子碰歪。只好娶這樣媳婦。便應允
了。爲這件事。特到士燮處來。將亮功之意達之。士燮

大喜。就請了聘才。元茂出來。聘才自然一口贊成。元茂十
分暢滿。士燮就與元茂代寫了求允帖。交與文輝。於初六
日過了禮帖。這是千里姻緣。百年前定。李元茂這箇獸子
巴不得明日就贅了過去。才可免指頭兒告了消乏。初十
日。仲清王恂絕早過來送行。梅學士行李一切早已收拾
停妥。已於初九日打發家人押了出城。是日親友擁擠不
開。時候尚早。仲清王恂先在書房與子玉元茂等等候。仲
清便對元茂道了喜道。恭喜恭喜。你今日真得了一箇雪

美人你從前不是有句詩。是白人雙目近麼。如今倒成了詩讖了。元茂不解。頗自得意。少頃。士燮送了客出去。便叫出子玉來教訓了一番。又叮囑了元茂。聘才幾句。然後與夫人別了。卽上車起程。顏仲清。王恂。魏聘才。李元茂。一起隨後。顏夫人領著子玉。并有些僕婦。丫鬟一羣的車。也送出城來。城外是王文輝。孫亮。功等十幾箇同年。至好。一齊在旗亭餞別。士燮盤桓了一會。文輝等進城。天色不早。顏夫人也只得帶了僕婦。丫鬟。酒淚先回。子玉。仲清。聘才。元

茂與些家人們。隨到店中。住了一夜。明日叩別。士燮又勉勵了子玉幾句。子玉也只得同仲清等。哭泣而同。且按下不題。那日徐子雲也在旗亭送行。回來且不進宅。一徑到園。卽到次賢屋裡。始知次賢在桃花塢賞桃花。還有寶珠。漱芳兩箇。子雲就到桃花塢來。雖是自己園中。也不能天天遊覽。數日之間。已見桃花開滿。爛若晴霞。映著一水盈盈。草茵如綉。真覺春光已滿。走進了第三重。始見曲榭之中。次賢與寶珠。漱芳在那裡喝酒。見了子雲。寶珠。漱芳已

迎上來。次賢也笑面相迎。子雲笑道。靜宜今日竟偏我獨樂了。次賢道。我知道你今日早回。先已虛左而待。漱芳道。你不見擺了四箇坐兒麼。子雲即在次賢對面坐了。次賢問道。今日送行的人多麼。子雲道。人倒不少。庾香劍潭送到前站宿店去了。要明日才回。卽指著寶珠笑道。惟有他們同隊中不見有一箇人在那裡送行。只怕這位老先生生平也沒有叫過他們。寶珠笑道。這位梅大人每逢戲酒時。我們也伺候過幾回。人倒謙雅。就總沒有賞過一句。

話兒。倒不料他生出那麼一箇風流的公子。這梅庾香前日竟在香碗處吃飯。還到玉儂處沒有遇見。據香碗說他待玉儂的情分。竟是有無二。子雲道。你怎麼知道他去找玉儂。是他一人去的麼。寶珠道。是香碗對我講的。他恰與竹君前舟二人同去。香碗還送了他一柄扇子。他們倒也合式了。次賢道。我看前日庾香玉儂二人。真可謂用志不紛。乃凝於神。這兩人既相得了。將來必要找出多少苦惱的事情來。你們慢慢的看著他們罷。當下這四人喝

了一會酒。看了一會花。次賢對寶珠道。度香所列那十六箇酒令。你們看見沒有。寶珠道。怎麼沒有看見。子雲道。你們今日何不也照這令行幾箇出來。也見見你們的心思。寶珠尚未回答。漱芳道。這箇我們只怕行不來。一來心思欠靈。二來這唐詩與詩經也不甚熟。那裡能說得這樣。奏拍。除非在家裡把幾種書翻出來。揀對路的一箇箇奏才。奏得成呢。寶珠道。我們真自慚愧。這些些姑娘們也與我們差不多年紀。怎麼他們就有這樣慧心香口。我們就這樣。

笨子雲道。你們今日試行一行。包管你們行得好。便叫拿付骰子來。家人便去取了付骰子。放在盆裡。送到席上。子雲便叫寶珠先擲。寶珠尚推諉不肯。經子雲次賢逼住了。只得說道。何苦要我們做笑話。我非但別樣記不清。連這曲牌名也記得有限。或者瘦香還能。我是定說得不好的。只得擲起來。擲了好幾擲。擲著了一箇色樣名爲綠暗紅。稀便呆呆的想來。想了一會。不得主意。便道。這不是尋煩惱麼。漱芳道。我且擲著色樣再想。他也擲了好幾擲。擲著

了蘇秦背劍便道這更難了。忽見寶珠問次賢道。詩經上有一句什麼永歎。我記不真。次賢道。每有良朋。況也永歎。寶珠道。有是有了一箇。只就是不甚好。子雲道。你且說來。寶珠念道。

綠暗紅稀。夢好更尋難。你晚粧樓上杏花殘。懶畫眉。況也永歎。

次賢子雲贊道。說得狠好。第一箇就這麼通。真是難得。就這詩經一句稍差了些。然而也還說得過。寶珠道。這詩經

實在難於奏拍。又要依這箇韻。覺得更難了。漱芳道。我想的更不好。詩經上不是有一句莫我肯顧麼。子雲道。有得快說。漱芳要念時。重又頓住。覺有些羞澀。次賢又催。只得念道。

蘇秦背劍。北闕休上書。悞你玉堂金馬三學士。不是路。莫我肯顧。

子雲道。這箇說得甚好。竟句句奏拍。次賢道。倒實在難爲他。寶珠道。他的比我好。不比我的雜奏。便覺兩頰微紅。大

有愧色。子雲安慰道。你的也好。不過你的題目寬泛些。難於貼切。他這蘇秦背劍的題目就好。所以比你的容易見長。寶珠得了這一番寬慰。稍爲意解。便又擲了一箇紫燕穿簾。便道。這箇題目倒好。便細細的想想了好一會。問子雲道。我記得有繡窗愁未眠。這一句是詩還是詞。子雲道。是韓偓的詩。寶珠道。這箇略好些兒。便念道。

紫燕穿簾。繡窗愁未眠。慢俄延。投至到櫳門前面。四邊靜愛而不見。

子雲等大贊。漱芳道。你們知道他這四邊靜愛而不見。是說得什麼。次賢笑道。大有春恨懷人之致。子雲也笑。漱芳笑道。不是。他昨日飛去一箇秦吉了。我昨日到他那裡去。正遇著他急急的跑出房來。四下張看。問我道。你看見沒有。他方才說的倒像那昨日的神氣。寶珠也笑道。今日他又回來了。漱芳又擲了一箇花開蝶滿枝。漱芳想了一會。說道。

花開蝶滿枝。是妾斷腸時。我是散相思的五瘟使。蝶戀

花春日遲遲。

次賢等大贊道。這箇更好。寶珠道。他總比我的說得好。我今日的兩箇都不及他。便又擲了一箇打破錦屏風。便道。這箇題目恰好。然難也難極了。須要在打破兩字上頭著想。若得奏成了。倒是箇好令。漱芳道。這箇難。教我就奏不成。只怕那句詩經就不容易。寶珠怔怔的想想著了唐詩。又奏不上西廂。想到了西廂。又奏不上詩經。好不著急。想了好一會。問道。詩經上不是有一句何以穿我墉麼。次賢

道。妙極了。這一句已經穩妥。中間奏得連絡就好了。寶珠面有喜色。欣欣的念道。

打破錦屏風。暮色滿房櫳。吉丁當敲響簾櫳。月兒高。何以穿我墉。

子雲等大贊。子雲道。這箇實在妙極了。就在那十六令中。也是上等。我們恭賀三杯寶珠始爲解顏歡喜。漱芳心裡又著急起來。恐怕再行不能及他。便道。算了罷。實在費心得狠。我不擲了。子雲道。這令原也費心。但只五箇。他得了。

三箇。你才兩箇。你再擲一箇罷。漱芳道。適或色樣重了呢。次賢道。重了不算。須要不重的才有趣。漱芳不得已。擲了好幾箇。重疊色樣。然後才擲出一箇。楚漢爭鋒。便道。擲了這箇。就算完結了。子雲應允。漱芳便構思起來。一人獨自走到桃花叢中去了。子雲等也到花叢中遊玩。漱芳道。我想倒想著了一箇。就是唐詩這一句。還有些牽強。若除了這一句。我又找不出第二句來。只好將就些罷。便念道。

楚漢爭鋒。君王自神武。你助神威。搗三通鼓。急三鎗。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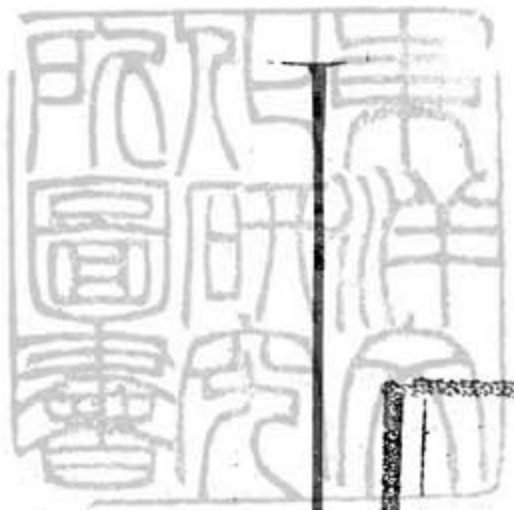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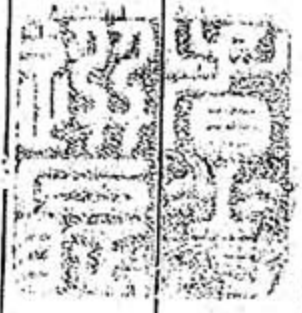
夫之禦。

大家贊好。子雲道。今日又得了六箇。共有二十二箇了。將來能湊成一百箇就好了。次賢道。一百箇是不能。況且骨牌名沒有這許多。曲牌名是儘彀。不如去了這骨牌名。換箇別樣。或者湊得成百數。若用骨牌名。可用的也不過五六十箇。內中有幾箇有趣的。偏擲不著。如公領孫鍾馗。抹額貪花。不滿三十。秃瓜龍等類。湊起來必有妙語。就是限定西廂也窄一點兒。不如用曲文一句。就寬了。惟有那推

倒油瓶蓋一箇難些。子雲道。詩經上瓶之罄矣。好用。曲牌名用油葫蘆。次賢道。西廂呢。用那一句。子雲想了一想。笑道。西廂上可用的。恰又不是這箇韻。四人在花下坐了。子雲問起琴言。今日何以不來。寶珠道。今日他又替我到堂會裡去了。他就有一樣好處。他唱戲時。並不狠留心關目。他那丰韻生得好。就將他自己的神情。行乎所當行。倒比那戲文上的老關目還好些。所以才有人說他生疎。也有人說他神妙。子雲笑道。以後梅庾香。大約非玉儂之戲不

看。非玉儂之酒不喝的了。漱芳笑道。玉儂的行事。還沒媚香的奇。近來聞他天天到宏濟寺去。一回有箇什麼田湘帆。也是箇風流名士。鬧到不堪。後來見了媚香的戲。便天天跟著他的車。他往東就往東。他往西就往西。跟了整箇月。媚香憐念他。與他一談。倒談成了知己。如今是莫逆得狠。不可一日不見。次賢笑道。有這等事。我看媚香真算箇鷓伶淥。老不尋常。竟有人籠絡得住他麼。這人必是不凡。正說得高興時。忽子雲的家人上前說有客來拜。子雲便

冠服出去。不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所入五
圖時
書究